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и наказание

罪与罚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曹国维 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и наказание

罪 与 罚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曹国维 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罪与罚 /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曹国维译.

-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11(2006.6 重印)

ISBN 7-5402-1287-X

I. 罪… II. ①陀… ②曹… III. 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9087 号

责任编辑:杨韶蓉 张瑞武 汤雁秋

罪与罚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海波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1400 × 1000mm 大 32 开 10.75 印张 428 千字

2006 年 6 月第 2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8.00 元

译 序

《罪与罚》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一座高峰,它为作家带来了世界声誉。

这是一部以刑事案件为框架的思想小说,触及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俄国“生活的最深处”。在马尔梅拉多夫一家的悲剧命运中,作家展示了人间苦难的极致。怎样造福人类?俄国思想界历来存在两种观点:一、改造社会;二、完善自我。拉斯科尔尼科夫憎恨社会的不公,决意改造社会。在他看来,历史由“超人”创造,“超人”什么都可以做,他们通过流血建立的秩序便是“常人”遵守的规范。他想试试自己是不是超人,杀了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但杀人后,他陷入了极度的痛苦,杀人的阴影笼罩了他的全部生活。“难道我杀了老太婆?我杀了我自己。”

在主人公的“罪与罚”的背后,蕴藉着作者对人类永恒母题的思考:生和死,善和恶,上帝和魔鬼。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罪”,不是他本性的罪,而是他思想的罪,他从沉湎幻想回归现实生活的历程,标记着他的复活,他从“改造社会”走向“完善自我”。拉斯科尔尼科夫相信杀老太婆是为社会除害,然而“逻辑只能预测三种情况,实际情况却有千千万万”。他想不到在杀死老太婆的同时,还不得不杀死无辜的莉扎韦塔,想不到他的行动会导致母亲的死亡,导致索菲娅的惊恐和悲伤,导致斯维德里盖洛夫用他的罪孽胁迫杜尼娅就范,导致漆匠尼科尔卡的磨难……作者认为,善和恶有时紧紧纠缠在一起,不是理智和逻辑可以把它们分开,不能为了行善而去作恶。拉斯科尔尼科夫不信上帝,接受了魔鬼的诱惑。这里诱惑并不表现为享乐,而是形诸于自信:自信真理在握。尾声的梦境是作家对暴力结合自信必然造成灾难的警示。

探索灵魂的奥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毕生的艺术追求。他强调人的天性的独特,拒绝环境决定一切的主张。在拉斯科尔尼科夫帮助马尔梅拉多夫一家和他杀人及杀人前后思想斗争的反复交叉中,作者淋漓尽致地刻画了主人公的两重性格。同时人性的复杂又表现在拉斯科尔尼科夫和周围人物的关系上:他们各不相同,但他们身上都有主人公的影子。索菲娅为了拯救全家,毁了自己,杜尼娅为了哥哥的前途,决定嫁给市侩卢任,这些也是犯罪,尽管犯罪的对象只是她们自己。拉斯科尔尼科夫在卢任的经济思想里听出了“可以杀人”,斯维德里盖洛夫则在第一次见到拉斯科尔尼科夫时就发觉,他们是“一块田里的浆果”。

《罪与罚》全面展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特色:

一、人物性格的塑造不是通过作者对人物由外入内的描写,而是通过人物意识由内向外的表述;

二、在人物独立于作者的基础上,人物的思想和他们对话中表达的不同观点,和作家的声音处于平等地位,构成小说的复调;

三、运用象征、梦境、典故、暗示等艺术手法,扩展作品的思想容量。例如:拉斯科尔尼科夫几乎一直处于病态,神志不清,象征他思想的病态。又如:村民打死瘦马的梦,凸现了拉斯科尔尼科夫的良知,梦中他是清醒的。又如:姓氏拉斯科尔尼科夫含有分裂的意义,暗示主人公分裂的人格;姓氏卡佩尔纳乌莫夫源于古城迦百农,在他家发生的一切使人想起《圣经》对于这座城市的记载。

连绵的悬念,跌宕的情节和急促的文字,使小说始终具有紧张感、压抑感,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对文学的开创意义举世公认,现代派作家把他尊为先驱。

目录

罪
与
罚

CONTENTS

译 序 001

第一卷 001

第二卷 054

第三卷 121

第四卷 175

第五卷 225

第六卷 272

尾 声 329





第一卷

—

七月初，一个异常炎热的傍晚^①，有个年轻人走出他在C巷从住户手里转租的斗室，来到街上，慢吞吞地，仿佛犹豫不决地朝K桥走去。

他下楼时顺利地避开了自己房东。他的斗室在一幢高大的五层楼房的屋顶下面，看起来不像房间，倒像柜子。房东（他向她租了这间斗室，连同伙食和女仆）住着底下那层的独用套间，他每次上街，必定经过房东的厨房门口，那厨房门几乎永远洞开着，对着楼梯。于是每次经过，年轻人都有某种痛苦和胆怯的感觉。这种感觉使他惭愧、皱眉。他欠了房东许多钱，很怕和她照面。

他不是胆小怕事的人，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但从某个时候起，他始终处于一种易怒和紧张的状态，仿佛患了多疑症。他深深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不和任何人来往，甚至害怕见人，倒不仅仅是怕见房东。他穷困潦倒，然而近来连窘迫的经济也不再使他苦恼。他已经停止谋生，也不想为这操劳。其实他根本不怕房东，无论房东打算怎么收拾他，他都不在乎。但停在楼梯上，听她东拉西扯，唠叨那些和他毫不相干的琐事，死死缠着他要钱，威胁，抱怨，而他只能支支吾吾，一面道歉，一面撒谎——不，最好还是像猫似的从楼梯上悄悄下去，溜走，不让任何人看见。

不过这一次和债权人照面的恐惧在他走到街上后，连他自己都感到震惊。

“我想干的是什么事，还怕这些！”他想，嘴角露出一丝怪笑。“嗯……对……一切都在人手中，胆小就会失去机会……这是一条公理……真想知道人最怕什么？怕走出新步子，说出新意见……不过，我说得太多，因为说得太多，所以什么也不做。不过也许是这样：因为什么也不做，所以说得太多。这是最近才学会的，说个没完，成天躺在角落里瞎想……豌豆沙皇^②。我现在干吗去？难道我能干这事儿？难道这事儿当真？根本不当真。无非想多了，自己哄自己：玩玩！对，也许就是玩玩！”

街上奇热，还又闷又挤，到处是石灰、脚手架、砖块和租不起别墅的人熟悉的那

① 指一八六五年，奇热不仅是气候特征，更是无可忍受的环境的象征。

② 俄罗斯童话中的形象，为远古时代的统治者。这里指根本不存在的事情。



股夏天特有的臭味——这一切顿时使年轻人扫兴,刺激了他那本来已经脆弱的神经。这一带林立的酒店^①弥漫出来的腥臭,即便不是假日也比比皆是。酒鬼,为这幅图画抹上了最后一道令人反感的阴郁色彩。极度厌恶的神色一刹那间掠过年轻人清秀的脸。顺便说一下,他长得一表人才,漂亮的黑眼睛,褐色头发,中等略高的个子瘦削而又匀称。但他似乎很快陷入了沉思,甚至,准确地说,默默出神了。他朝前走去,对周围的一切视而不见,并且也不想看见周围的一切。他只是偶尔自言自语地说着什么,那是出于他现在已经自己承认的爱好独白的习惯。此刻,他连自己都意识到他的思想有时相当混乱,而他又十分虚弱:他已经一天多几乎什么都没吃了。

他穿得非常寒酸,如果换了别人,哪怕穷惯了的人,也羞于白天穿着这种破衣服上街。不过这一带就是这样,随你怎么穿戴都很难使人惊奇。邻近的干草广场,林立的酒店,以及在彼得堡市中心这些大街小巷杂居的众多工人和手艺人,有时会给这幅图画增添许多奇怪的过客,因此即便遇见什么怪物,人们也见怪不怪了。年轻人的内心充满对周围世界的愤怒和轻蔑,尽管他极爱面子(有时出于青年人的虚荣心),他在街上最无忌讳的却是自己破旧的衣服。如果遇见他不想遇见的熟人或者原先的同学,那就是另一回事……这时街上驶来一辆套着高头大马的大车,车上不知为什么载着一个醉鬼,也不知这个时候载着他去什么地方。大车从旁驶过时,醉鬼突然朝他喊了一声:“喂,叫你呢,德国帽匠!”旋即用手指着他,不住大声嚷嚷。年轻人突然停下,一把捂住了自己帽子。这是一顶高大的德国礼帽,齐默尔曼^②做的,但已十分破旧,整个儿褪成红色,满是窟窿和污点,掉了帽檐,还不成体统地歪戴着。但不是羞愧,而是某种近乎恐惧的感觉攫住了他的心。

“我料到会是这样!”他慌张地嘟囔着,“会是这样!真是糟透了!这种无意的疏忽,平常不过的小事会把我的整个计划给毁了!是的,这礼帽太招眼……模样太怪,所以招眼……我这身破衣服一定得配大盖帽,哪怕旧的贝雷帽也行,就是不能戴这顶帽子。这种帽子没人戴,两里开外都会瞧见,都会记住……主要是记住了,往后就是罪证。这种时候,应当尽量不惹人注意……小事,小事重要着呢!……历来就是这些小事把一切都毁了……”

他要去的方地方不远,他甚至知道从他住的那幢房子门口起要走几步:正好七百三十步。有一次他把步子都数准了,那是在他想入非非的时候。当时连他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这些假想可以成真,他不过是用这些荒诞,但又诱人的想法挑逗自己。现在,一个月后,他的看法开始变了,尽管他在独白中反复抱怨自己没有勇气和决心,却又不知怎的无意中已经习惯把那个“荒诞”的想法当作自己的事业,虽说他对自己仍然缺乏信心。他现在就是为了事业去进行一次试探,他越往前走,他的不安也越发强烈。

他心惊胆战地走近一幢分外高大,一面朝河,一面临街的房子。房子里面全是

① C巷(木匠巷)共有十六幢房子,其中设有十八家酒店。

② 当时彼得堡知名的帽子商人。

窄小的居室，住着从事各种行当的房客——裁缝、钳工、厨师、形形色色的德国人、妓女、小官员等等。进进出出的人全都来去匆匆，打从房子的两座大门和两个院子穿过。这里有三四个人轮班看管院子。年轻人十分满意，因为没有遇见他们中的任何人，他悄悄溜进大门后便往右一拐，上了楼梯。楼梯又暗又窄，是“后楼梯”，但他早已摸熟了这里的一切，甚至喜欢这个环境：在这样的昏暗里，甚至好奇的目光都没有危险。“要是我现在都这么害怕，那当真干事的话，还行？”他情不自禁地想，一面朝四楼走去。这里，几个当搬运工的退伍士兵正从一套房间里往外搬家具，挡住了他的去路。他早已知道，这套房间里住着一个已经成家的德国人，一个官员。“这么说，这个德国人搬家了，也就是说，这道楼梯的四楼暂时只有老太婆那套房间住人。这太好了……万一……”他又想，接着拉了拉老太婆的门铃。门铃轻轻响了一下，似乎那是白铁做的，不是铜铃。这类房子的一套套差不多窄小的房间里，装的几乎都是这种门铃。他已经忘了这只门铃的铃声，现在这特殊的铃声似乎使他想起了什么，清晰地勾画出……他不禁打了个寒战，这一次他的神经实在太脆弱了。不一会儿，房门开了一条小小的缝：里面的人带着明显的怀疑从门缝里打量着来客，昏暗中仅仅露出她那对忽闪忽闪的小眼睛。看到梯台上有许多人，她顿时胆大了，开了门。年轻人一步跨过门槛，走进昏暗的过道，过道的板壁后面是个小小的厨房。老太婆站在他面前，一声不响，询问地看着他。这是个瘦小干瘪的老太婆，六十岁上下，长着一双尖利凶恶的小眼睛，鼻子又小又尖，没戴头巾。刚刚花白的浅色头发抹得油光光的。仿佛鸡腿似的细长颈脖上，围着件破旧的法兰绒衣服，这么热的天，肩上还晃荡着一件泛黄的旧皮衣。老太婆不时咳嗽，呻吟。准是年轻人看她的目光有些异样，她的眼睛里突然重又闪过一丝原先的怀疑。

“拉斯科尔尼科夫^①，大学生，一个月前上您这儿来过。”年轻人赶紧含糊地说，一面点头行礼，因为想到应当客气一些。

“我记得，爷，记得很清楚，您来过。”老太婆一清二楚地说，仍像原先那样没从他脸上移开自己询问的目光。

“对……还是那事……”拉斯科尔尼科夫继续说，脸上有点尴尬，也对老太婆的怀疑感到惊奇。

“不过，也许她一直这样，我上次没有发现。”他不快地想。

老太婆默默站了一会儿，似乎盘算着什么，随后朝边上让了让，指着里面的房门，让客人走在前面，说：

“进去吧，爷。”

年轻人进去的那个不大的房间贴着黄色墙纸^②，窗台上摆着天竺葵，挂着抽纱窗帘。此刻，房间被夕阳照得很亮。“就是说那时太阳也是这么照着！……”这个念头似乎无意中在拉斯科尔尼科夫脑海中一闪。他迅速扫视了房间里的一切，想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姓名都有各自的含意。拉斯科尔尼科夫这个姓氏源于十七世纪中期俄国历史上的分裂教派，含有“分裂”、“决裂”的意义。

② 黄色是整部小说的背景色。黄色在俄罗斯人心中是一种使人感到压抑的颜色。

尽量熟悉和记住它们的位置。但房间里没什么特别的摆设。家具十分陈旧,全是黄木的。一张曲木背沙发,沙发前面有张椭圆形桌子,一张放在窗间的梳妆台,几把沿墙的椅子,还有两三张镶了黄色框子的廉价油画,上面画着几个手托小鸟的德国小姐——这就是全部家具。房间一角,一尊不大的耶稣像前点着神灯。一切都很干净:家具,地板,擦得锃亮,处处泛着光泽。“莉扎韦塔干的。”年轻人想。整套房间找不到一丝灰尘。“只有凶恶的老寡妇家里才会这么干净。”拉斯科尔尼科夫继续思忖着,随即好奇地睨了一眼遮住里面那个小间的印花布门帘,里间放着老太婆的床和柜子,可他还从没进去过。屋里就这么两个房间。

“干什么来了?”老太婆厉声问。走进房间,她仍像原先那样在他面前一站,直勾勾地盯住了他的脸。

“抵押呗,瞧!”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旧的扁扁的银怀表。怀表背面铸着地球仪。表链是钢的。

“上次的抵押也到期了。到前天就是一个月。”

“我付你一个月利息,再等几天吧。”

“那就看我怎么办了,爷,再等几天还是现在就把您的东西卖了。”

“这表能押不少钱吧,阿廖娜·伊凡诺夫娜?”

“你拿来的尽是些小玩意,爷,这值不了多少钱。那枚戒指我上次给了您两张票子^①,其实到手饰商那儿买只新的,也就一个半卢布。”

“给四卢布吧,我会赎的,父亲的表。我很快就能收到钱。”

“一个半卢布,先扣利息,要是您愿意。”

“一个半卢布!”年轻人惊叫。

“那随您便。”老太婆把表递还给他。年轻人接过表,气得真想抬腿就走,但旋即变了主意:他无路可走,另外他来还有其他目的。

“算了!”他粗暴地回答。

老太婆把手伸进口袋去掏钥匙,一面朝挂着门帘的里间走去。年轻人独自留在房间中央,好奇地倾听着,忖度着。可以听到她打开柜子的声音。“准是第一个抽屉,”他想。“这么说她把钥匙放在右面口袋里……全串在一块儿,钢圈串的……有一把钥匙比别的都大,大两倍,有锯齿,当然不是柜子钥匙……就是说还有一个小匣子或者小箱子……有意思。小箱子都用这种钥匙……不过这些念头都很卑鄙……”

老太婆回来了。

“您瞧,爷:一卢布月息十戈比,一个半卢布您就得付十五戈比。先扣一个月。原先那两卢布照这个办法还得扣二十戈比,加在一起就是三十五戈比。您押了表,现在到手的一共是一卢布十五戈比。收钱吧。”

“什么!到手一卢布十五戈比!”

“没错。”

① 两卢布。

年轻人没有争辩,收了钱。他看着老太婆,并不急于离开,似乎他还想说什么或者做什么,又似乎他连自己都不知道他究竟想做什么……

“阿廖娜·伊凡诺夫娜,也许这几天我还会给您拿样东西来……一只银子的……上等……烟盒……等我从朋友那儿取回来……”他尴尬了,没再往下说。

“到时候再说吧,爷。”

“再见……您老是一个人在家,妹妹不在?”他尽可能随便地问,一面朝前室走去。

“您找她什么事,爷?”

“没什么特别的事。我就这么问问。您现在……再见,阿廖娜·伊凡诺夫娜!”

拉斯科尔尼科夫心慌意乱地走了出来。这慌乱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下楼时他甚至停了几次,似乎突然受了什么打击。到了街上,他终于大声说:

“噢,上帝!这多恶劣!难道我……不,这是胡扯,荒唐透了!”他断然说。“难道我会有这种可怕的念头?可我居然存心去干这种肮脏的勾当!主要是肮脏,恶浊,卑劣,卑劣!……我整整一个月……”

但他无法用言语或者吼叫表达自己内心的不安。早在他去老太婆家的路上便开始压抑和扰乱他心绪的那种无比厌恶的感觉,现在是那么强烈,那么清晰,他都不知道该躲到哪里去,才能摆脱内心的烦恼。他走在人行道上,像喝醉了酒,看不见行人,还不时撞到他们身上。一直走到下一条街,他才清醒过来。他朝周围一看,发现自己站在一家酒店边上,酒店开在地下室,得从人行道上沿着台阶下去。恰巧这时,酒店里出来两个酒鬼,他们相互搀扶着,对骂着,朝街上走来。拉斯科尔尼科夫没有多想,立即走了下去。在这以前他还从没进过酒店,然而现在他头昏脑涨,极度的干渴使他浑身无力。他想喝杯啤酒,况且他觉得自己突然脱力是因为他饿了。他在又暗又脏的角落里找了一张粘乎乎的餐桌坐下,要了啤酒,贪婪地喝了一杯。旋即一切都缓解了,他的思绪重又变得清晰。“这些全是胡扯,”他满怀希望地说,“别慌!无非身体太弱!只要来那么一杯啤酒,一块面包干——瞧,一下子脑子就好使了,思路也清楚了,想做什么都很明确。呸,都是些什么鬼念头!……”他鄙夷地啐了一口唾沫。他已经高兴了,似乎突然摆脱了某种可怕的重负,友好地扫了一眼周围在座的客人。然而即便这时,他也隐隐感到,把一切都往好处想实际上也是一种病态。

这时酒店里已经没有几个客人。除了台阶上碰到的那两个酒鬼,后来又一下子走了一批,大约五个左右,带着一个姑娘和一架手风琴。他们走后店堂里变得安静和宽敞了。在座的客人中,一个稍稍有了醉意,喝着啤酒,看那模样很像小市民,他的朋友又胖又高,穿着窄腰竖领上衣,一把花白的络腮胡子,醉倒在长凳上打盹,偶尔他像从梦中醒来似的,突然分开双手,开始打响指,每打一个响指,上身就抖一下,嘴里还哼着使劲记起来的乌七八糟的小调,像是:

我和老婆一年到头亲亲热热

我和老——婆一年——到头亲亲——热热

要么突然醒来,重又唱着:

我去波季亚街
找到从前的相好

但谁也无意分享他的艳福。他那默不作声的朋友对这一阵阵歌声甚至怀着敌意和疑问。店堂里还有一个人,看上去像是退职官员。他单独坐着,面前放着一个酒杯,偶尔喝上一口,朝四周看看。他似乎同样心神不宁。

二

拉斯科尔尼科夫不大合群,正像已经说的那样,总是避免和人交往,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然而现在他突然想找人聊聊。他身上似乎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同时他感到了交际的渴望。他太累了,整整一个月他被这种无可宣泄的苦恼和烦躁弄得精疲力竭,他想在另一个世界,不管什么样的世界,喘一口气,哪怕短短一分钟也好。尽管环境很脏,这会儿他还是乐意留在酒店里。

酒店老板在另一间屋里,不过常常从不知安在哪里的楼梯上下来,到店堂看看,而且首先出现的总是他那双油光锃亮,猩红大翻口的时髦靴子。他穿一件收腰的长外衣,里面是件油腻不堪的黑缎坎肩,不戴领带,他那张脸似乎整个儿给抹了一层油,就像一把铁锁。柜台后面站着一个约莫十四岁的孩子,还有一个孩子岁数更小,专替客人上酒送菜。柜台上摆着切碎的黄瓜、黑面包干和切成小块的鱼,这一切都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店堂里又闷又热,简直让人坐不住,而且所有东西都带股酒味,似乎只要闻闻这空气,要不了五分钟,人就醉了。

我们遇见素不相识的人,常常没说一句话,就那么看一眼,便莫名其妙地,突然,对他有了兴趣。那个坐在附近,好像退职官员的客人给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印象恰恰就是这样。年轻人后来几次想起这第一印象,甚至把它当作一种预感。他不断抬眼打量那个官员,当然这也是因为那个官员同样在一个劲儿地打量他,看来,那人极想和他攀谈。对酒店里的其他客人,包括老板在内,那个官员多少已经看惯了,甚至感到无聊,神色中透出几分傲慢和鄙夷,仿佛他们全是地位低下,头脑简单的粗人,跟他们没什么可说的。这是个已经五十开外的汉子,中等身材,长得很结实,头发花白,还秃了好大一片,因为常年酗酒,脸有些浮肿,黄里透青,微肿的眼皮底下闪烁着—对细缝似的,然而灵活的,带点血丝的小眼睛。但他身上有种非常怪异的神气;他的目光里似乎流露出欣喜——也许含有深意和智慧——又似乎闪烁着疯狂。他穿一件十分破旧的黑色燕尾服,纽扣差不多全掉了,只有一粒还勉强系着,他就是用这粒纽扣扣上了燕尾服,显然希望不失自己的体面。土布坎肩下面翘着满是皱折、污垢和油渍的胸衣。他没留胡子,按照官场习俗,不过他已经好久没刮脸了,脸上长着浓密青黑的短髭。他的一举一动确实有点官员风度。但他心里

烦躁，一会儿抓抓蓬乱的头发，一会儿把袖管破损的臂肘撑在油渍的粘乎乎的餐桌上，两手托着脑袋。终于，他直勾勾地望了拉斯科尔尼科夫一眼，大声而又坚决地说：

“我的阁下，我能不能冒昧地和您攀谈几句？你的衣着不算讲究，但我的经验告诉我，您受过教育，还不太会喝酒。我历来尊重知书识理的人，另外我是九品文官^①。马尔梅拉多夫——就这么个姓^②；九品文官。我冒昧问一句，阁下是否已经供职？”

“不，我在读书……”年轻人回答。官员造作的语气和跟他说话的直截了当的方式使他惊奇。

尽管刚才一刹那间，他还想无论找个什么人聊聊，然而当真听到问他的第一句话时，他突然又对任何企图触及，或者只是稍稍触及他私事的外人，产生了惯常的反感和恼怒。

“这么说是大学生，或者说以前是大学生！”官员大声说，“我就这么想嘛！经验，阁下，不止一次的经验！”他用手指抵着前额吹嘘。“以前是大学生，或者在大学里听过一些课！请问……”他欠起身，晃了一晃，拿起自己的酒瓶和一只不大的玻璃杯，凑到年轻人那张餐桌上，在斜对面坐了。他已经喝醉，不过仍然谈锋很健，口齿伶俐，只是偶尔在某些地方说得有点脱节和啰唆。他简直急不可待地找上了拉斯科尔尼科夫，仿佛整整一个月没跟人说话了。

“阁下，”他几乎一本正经地说，“贫非罪，这是真理。我也知道酗酒不是美德，这更是真理。但一贫如洗，阁下，一贫如洗可就是罪过啰。您穷，您还能保持天生的高尚情操，要是落到一贫如洗的地步，那就谁也不会这样做了。社会清除一贫如洗的人，甚至不是用棍子赶，而是用扫把扫，好让您感到更大的侮辱。这也公平，因为一贫如洗的我就第一个准备侮辱自己。所以我酗酒。阁下，一个月前我太太被列别贾特尼科夫^③先生打了一顿，我太太可不是我这种人！您明白吗？允许我再问您一个问题吗？就算纯粹为了好奇：您有没有在涅瓦河的干草船上睡过^④？”

“没有，没睡过，”拉斯科尔尼科夫回答。“您这是什么意思？”

“喏，我就是从那儿来的，已经第五夜了……”

他倒了杯酒，一气喝了，又陷入了沉思。确实他的衣服上，甚至头发里还有沾上的草屑。可能他一连五天没脱过衣服，也没洗过脸。特别是两只手，肮脏，油腻，红兮兮的，指甲里尽是乌黑的积垢。

他的话似乎引起了大家共同的，尽管只是慵懒的注意。柜台后面的两个男孩开始低声窃笑，老板好像特地从上面那间屋里走了下来，想听听这个“小丑”会说什么。他在稍远的地方坐下，慵懒而又傲慢地打着呵欠。显然，马尔梅拉多夫是

① 按彼得大帝制订的“官阶表”，所有文武官员分为十四等。九品文官相当于大尉。

② 马尔梅拉多夫这个姓源于 МАРМЕЛАД (水晶软糖)。在马尔梅拉多夫一家的生活和命运中，作者写出了穷人的种种不幸，写出了沙俄社会的“甜蜜”。

③ 列别贾特尼科夫这个姓中含有巴结逢迎的意思。

④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那里是彼得堡的乞丐和流浪汉过夜的地方。



这里的常客,谁都认识。他说话文绉绉的,想必那是他和酒店里形形色色的陌生人常常攀谈的缘故。这种习惯对某些酒客来说,已经成了需要。他们在家里大多受人管束,受人使唤。因此置身在酒友中间,他们似乎总是力图给自己争回一点面子,如果可能,甚至争得尊重。

“小丑!”老板大声说。“你干吗不去上班,不去办公?还官员呢!”

“我为什么不去办公,阁下,”马尔梅拉多夫接口说,仅仅对着拉斯科尔尼科夫一个人,似乎这是他提的问题,“为什么不去办公?我低三下四地当差,结果全是白搭,难道我心里不难过?一个月前,列别贾特尼科夫动手打我太太时,我醉醺醺地躺在床上,难道我不痛苦?请问,年轻人,您有没有……嗯……向人借过钱,尽管对这抱希望?”

“借过……不抱希望是什么意思?”

“就是完全不抱希望,事先知道这绝对成不了。譬如说吧,您事先明明知道这个人,这个最乐善好施的公民,说什么也不会借钱给您,请问,他为什么要借?不是明明知道我还不出吗?出于同情?列别贾特尼科夫先生关注新思想,前几天他刚刚说过,同情在我们这个时代甚至是科学所禁止的,这在英国已经做了,那儿创立了政治经济学^①。那么我问,他为什么要借?您瞧,明明知道他不会借,可您还是去了……”

“为什么要去?”

拉斯科尔尼科夫追问。

“没人可找,没路可走呀!要知道,总得让人有条路走吧。常常是这样,不管什么路,人是非走不可!我那独生女儿第一次出门接客时,我也出门了……(我女儿是领黄票子^②过日子的……)”他加了一句,似乎是在解释,略显不安地朝年轻人看了看。“没什么,阁下,没什么!”他赶紧若无其事地说,因为柜台后面两个孩子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连老板听了也微微一笑。“没什么!这些人摇头我不在乎,因为这事儿大家都知道,所有的秘密都会暴露^③。我对这些不是瞧不起,而是没办法。随它去!随它去!‘你们看这个人!’^④请问,年轻人:您能不能……不,这话应该说得更有力,更生动;不是您能不能,而是您敢不敢现在看着我,肯定说,我不是猪?”

年轻人一句话也没回答。

“说呀,”等店堂里又一阵窃笑声停止后,演说家一本正经,这次甚至分外尊严地接着说,“说呀,就算我是猪,可她是女士!我的外表像野兽,可卡捷琳娜·伊凡

① 英国经济学家约·斯·米利(1806—1873)认为人的思想、愿望和行为都是由其经济地位事先决定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对这种观点,认为人的天性中有非理性的一面。

② 指警察局发给妓女的黄色执照。

③ 出自《新约全书·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二节“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

④ 引自《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四、五节:“彼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耶稣出来,戴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彼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

诺夫娜^①，我太太，是有教养的人，是校官的女儿。就算我是无赖，可她受过教育，有颗高贵的心，人好。可是……噢，要是她能可怜我！阁下，阁下要知道不管什么人，总得有个地方可怜他吧！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虽说宽宏大量，但不大公道……我心里明白，即使她揪我头发，也是可怜我，不为别的（我可以再说一遍，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她揪我头发，年轻人——他以双倍的自尊肯定说，因为重又听到嘻嘻的窃笑声），不过，上帝，要是她哪怕有一次……不！不！这些全是白搭，没什么可说的！没什么可说的！……因为已经不止一次让我称心过，已经不止一次可怜过我，可惜……我就是这个德性，我是天生的畜生！”

“可不是！”

老板打着呵欠说。

马尔梅拉多夫猛一拳敲在餐桌上。

“我就是这个德性！您知道吗，知道吗，阁下，我甚至把她的袜子都押掉买酒喝了？不是把鞋子押了，因为这还多少像个话，是把袜子，她的袜子押了！羊绒头巾也被我押掉买酒喝了，那是别人送的，原先她自己的，不是我买的。我们住的角落挺冷。去年冬天她感冒了，开始咳嗽，咳血。我们三个孩子，都还小。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从早做到晚，刮呀，洗呀，还给几个孩子洗澡：从小干净惯了。她的肺不好，像是得了痼病，这我心里明白，难道我心里不明白？我越喝心里越明白。我喝酒，就是图个同情心，图个明白……我喝酒，就是想让自己加倍痛苦！”他仿佛绝望了，把头依在餐桌上。

“年轻人，”他重又抬起头，继续说，“我看您似乎有点愁眉苦脸。您一进来，我就发现了。所以马上找上了您。我把我的经历告诉您，不是为了让这些好事的人笑话我。我不说，他们也全知道。我想找个有同情心的，受过教育的好人。您得知道，我太太是在省立贵族女子学校上的学，毕业典礼上披着披巾跳舞了^②，省长和有关人士全都在场。她得了金质奖章，还有一张奖状。奖章……嗯，奖章卖了……早卖了……奖状直到现在还在她箱子里，不久前她拿出来给房东看过。她跟房东一直吵架，不过总还想在那个人面前夸耀一下，说说自己的好日子。我不怪她，不怪，因为这件事她还记着，而其余的全都忘了个干净！是的，是的，她是个急躁、高傲、倔强的女人。自己刷地板，靠黑面包过日子，可就是不许别人不尊重她。所以她不想原谅列别贾特尼科夫先生的粗暴。就为这个，列别贾特尼科夫先生打了她，她病了，倒不是因为挨打，是咽不下这口气。我娶她时，她是个寡妇，带着三个孩子，一个比一个小。她的第一个丈夫是步兵军官，她爱他，跟他一起私奔了。她太爱丈夫，可惜那人赌牌赌上了瘾，后来上了法庭，就这么死了。最后那几年他常常打她，她虽然不肯原谅他——这我确实知道，还有证据——但直到现在一提起他，她就掉眼泪，拿他来责备我，而我反倒觉得高兴，我高兴，因为在她的想像里，她看到自己从前是幸福的……丈夫死后，她带着三个幼小的孩子住在那个边远、野蛮的

① 卡捷琳娜这个名字出自希腊语，意为“永远纯洁的”。

② 披着披巾跳舞是这类学校优等生的特权。



县城里,我当时也在那儿。她太穷了,看不到希望,尽管我见过各种世面,也没法形容她的难处。亲戚都不认她,她又很高傲,出奇的高傲……当时,阁下,当时我正好是鳏夫,前妻留给我一个十四岁的女儿,于是我向她求婚,因为我不能看她这样受苦。她有文化,有教养,又是大户人家出身,居然同意下嫁给我,单凭这一点您就可以断定,她遭难遭到什么程度!她嫁给了我!哭着,闹着,拧着两只手——还是嫁给了我!无路可走呀。您明白吗,明白吗,阁下,什么叫无路可走?不!这您还不明白……整整一年我虔诚、高贵地履行自己的责任,没碰过这玩意(他用手指碰了碰酒瓶),因为我还有感情。不过即使这样我也没能使她满意,这时我丢了差使,倒不是有什么过失,是紧缩编制,于是我就喝上了!……一年半前,我们一路漂泊,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了这个金碧辉煌,到处都是名胜古迹的首都。这里我又弄到一份差使……弄到了,可又丢了。您明白吗?这次可是我自己弄丢的,我的老毛病犯了……现在我们住在角落里,那是阿马利娅·费奥多罗夫娜·利佩韦赫泽尔的房子,我们的日子是怎么过的,房租是怎么付的,我都不知道。住在那儿的人可多啦,除了我们……所多玛^①,尽胡来……嗯……对……这时,我前妻的女儿长大了,她,我女儿,那几年受了后母多少气,我就不说了,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虽然心肠好,但这位太太脾气躁,容易发火,动辄不让人说话……是的!唉,也没什么可回想的!您能想见,索菲娅没受过教育。四年前,我试着教她地理和世界通史,不过我自己懂的不多,也没什么像样的教材。只有几本小册子……嗯!……现在连这几本小册子也没有了。这样,课也就结束了。才上到波斯的居鲁士^②。后来成年了,她读了几本爱情小说,再就是不久前,通过列别贾特尼科夫先生,借了本刘易士的《生理学》^③来读,您知道这本书吗?她读得兴趣十足,还给我们念了几段:这就是她受的全部教育。现在,我的阁下,我想从我自己角度问您一个私人问题:一个穷苦、正派的姑娘,依您看,能用诚实的劳动挣到多少钱?……一天挣不到十五戈比,阁下,要是这个姑娘正派,又没有特别的才能,哪怕她一刻不停地干活,再说,那个五品文官克洛普什托克·伊凡·伊凡诺维奇,您听说过这个人吗?做了半打荷兰衬衫,直到现在不仅一个钱没付,还跺着脚骂人,气呼呼地把她赶了出来,借口是领子似乎尺寸不对,缝歪了。可那会儿三个孩子在挨饿……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拧着手,在屋里急得团团转,脸上两块潮红——生这病就是这样:‘你这个寄生虫,’她说,‘住在我们家里,又吃又喝又暖和’,可家里有什么好喝好吃的,连几个孩子都三天没见一块面包皮了!我当时正躺着……唉,有什么好说的!醉醺醺地躺着,我听到我的索菲娅说(她从不顶嘴,声音又轻又随和……浅黄头发,脸总是那样苍白,瘦削),她说:‘怎么,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难道我得去做那种事?’达里娅·弗兰佐夫娜通过房东已经来过三次,这女人心术不正,警察局对她都很熟

① 据《圣经》记载,所多玛和蛾摩拉两城居民因道德沦丧、胡作非为受到上帝严厉惩罚。

② 居鲁士系波斯国王,纪元前五八年在位。

③ 指英国实证主义哲学家乔·亨·刘易士(1817—1878)的《日常生活的生理学》。该书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具有唯物主义观点的俄国青年中流传很广。作者站在自然科学立场解决道德问题的尝试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是不可接受的。

悉。‘怎么啦，’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嘲笑着回答，‘有什么好爱惜的？这个宝贝！’不过您别怪罪，您别怪罪，阁下，您别怪罪！这话不是脑子清醒时说的，她太激动，又在生病，孩子们没吃的，哇哇直哭。她说这话主要是侮辱她，倒不是真有这么意思……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生就这个脾气，孩子一哭，哪怕是饿哭的，她也举手就打。我看见大约五点多钟，索涅奇卡站起来，戴上头巾，披好斗篷，从屋里走了出去。到八点多已经回来了。她一回来，就径直朝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走去，把三十卢布默默放到她面前的桌上。她一句话也没说，哪怕抬眼看一下也好呀，可她只是拿起我们家那块绿呢头巾（那是我们家合用的头巾，女衣呢的），没头没脸地盖上，往床上一躺，脸朝墙，肩膀，还有整个身体，不停地抖动……我还像刚才那样躺着……我看到，年轻人，我看到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也是一句话没说，走到索涅奇卡床前，在她脚旁跪了整整一晚上，吻她的脚，不想起来，后来她俩抱在一起，就这么睡着了……两人一起……两人一起……是的……可我……醉醺醺地躺着。”

马尔梅拉多夫沉默了，仿佛他的嗓子哑了。随后他突然急急忙忙倒了杯酒，一口气喝下，干咳了一声。

“从那时起，阁下，”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说，“从那时起，因为一桩倒霉的事情，再加上一些不怀好意的人暗中告发——都是达里娅·弗兰佐夫娜拼命煽动的，似乎没有好好孝敬她——从那时起，我女儿索菲娅·谢苗诺夫娜只好去领黄票子，这样她就不能和我们住一起了，因为房东，阿马利娅·费奥多罗夫娜，不同意她住（原先还是她纵容达利娅·弗兰佐夫娜来的呢），另外列别贾特尼科夫先生……嗯……就是为了索菲娅跟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吵起来的。原先他自己想占索涅奇卡的便宜，这下可好，突然摆出一副生气的架势：‘怎么，’他说，‘我这样一个有学问的人能跟这种女人住一套房子？’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气不过，说了几句……结果闹成这样……现在索涅奇卡多半是傍晚来，做点家务，让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省点力气，钱能给多少就给多少……她住在裁缝卡佩尔纳乌莫夫^①家，向他们租了间房。卡佩尔纳乌莫夫是个跛子，口齿不清，他一家好多人，都口齿不清，连他老婆也是……他们挤在一个房间里，索菲娅单独有个房间，隔着板壁……嗯，是的，这一家子穷得不能再穷了，又都口齿不清……是的……于是有一天我早上起来，穿上破衣服，两手朝天，祈求上帝给我一条路走，随后去见伊凡·阿法纳西耶维奇大人。您听说过伊凡·阿法纳西耶维奇大人吗？……没有？那您可是不知道一个天大的好人！这是蜡……上帝面前的蜡，会像蜡一样熔化！……他听我说完都掉泪了。‘嗯，’他说，‘马尔梅拉多夫，上次你辜负了我的期望，现在我再用你一次，由我个人担保，’他就是这样说的，‘你得记住，走吧！’我吻了他脚上的尘土，在我心里，真要这样做，他不会允许，因为他是大官，主张文明治国，思想开明。我回到家里，刚一宣布我又被录用了，有薪水了，上帝，当时全家的高兴劲儿呀……”

^① 卡佩尔纳乌莫夫这个姓源于卡佩尔纳乌姆。《圣经》中译迦百农，城市名，离抹大拉不远。抹大拉的玛丽娅跟着耶稣上了髑髅地。此处暗喻索菲娅也像玛丽娅一样，跟着拉斯科尔尼科夫上了髑髅地。